

The Burden

爱的重量

(英)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柯清心 译

Agatha
Christie®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ERS HOUSE

阳师范学院图书馆藏

The Burden

爱的重量

（英）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柯清心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6-867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的重量/(英)阿加莎·克里斯蒂著;柯清心译.
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6
(阿加莎·克里斯蒂“心之罪”系列)
ISBN 978-7-02-012109-0

I. ①爱… II. ①阿… ②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45186 号

The Burden

Copyright © 1956 The Rosalind Hicks Charitable Trust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GATHA CHRISTIE® and the Agatha Christie Signature are registered trade marks of Agatha Christie Limited in the UK and elsewhere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gatha Christie, a Mary Westmacott novel.

本书译文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

责任编辑 卜艳冰 杜 晗
装帧设计 汪佳诗
封面插画 晚 门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58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8.25
版 次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109-0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
Agatha Christie, 1890.09.15 — 1976.01.12

推理女王阿加莎·克里斯蒂尽管已去世四十余年，但至今仍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中“人类史上最畅销的作家”——作品被译成百余种语言，全球发行超过二十亿册，只有《圣经》及莎士比亚的作品销量在她之上。

推理小说为克里斯蒂带来无上的荣耀及财富。在五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，她共出版了六十六部长篇小说、一百多篇短篇故事、十八个剧本，许多作品都被拍成电影或电视系列剧，《捕鼠器》舞台剧更自1952年推出至今仍在伦敦剧场上演。

但真实生活中的克里斯蒂，也曾经历种种生命风暴。她因承受不了第一任丈夫有外遇及母亲过世的接连打击，而于1926年发生失忆及失踪事件；1930年再婚，嫁给比她年轻十四岁的考古学家；经历两次世界大战……因此除了推理小说外，她也以玛丽·韦斯特马科特（Mary Westmacott）为笔名发表了“心之罪”（*crimes of the heart*）系列六本探讨“爱”的小说。这六部作品，部部都有她个人生命的投射，是了解这位神秘女作家最重要的线索。

1976年，克里斯蒂逝世于英国牛津港，作品至今畅销不衰。

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

——《圣经·新约·马太福音》第十一章三十节

主啊，您以最强烈的喜悦

撼醒我的灵魂；

或者，主啊，我宁可在灵魂死亡之前，

冷酷地选择，

让您以痛苦罪恶，

刺入我已死的心！

——史蒂文森（R.L.Stevenson）

目录

序幕	• 001
第一部 劳拉-1929	• 005
第二部 雪莉-1946	• 057
第三部 卢埃林-1956	• 147
第四部 一如初始-1956	• 223

特别收录

- 玛丽·韦斯特马科特的秘密 罗莎琳德·希克斯 • 254

序幕

教堂里寒凉阴暗，时值十月，开暖气尚嫌早，户外阳光看似温暖宜人，阴凉的灰石教堂内却湿冷如冬。

劳拉，夹立于衣领袖口洁净无瑕的奶妈和助理牧师亨森先生之间。牧师感冒卧床了，代理的亨森先生显得年轻而单薄，他喉结突出，语声尖高，还带着鼻音。

富兰克林太太倚在肃然挺立的丈夫臂上，看来娇弱而迷人。第二个女儿的降临，并未抚平富兰克林先生失去查尔斯的痛，他想要儿子，但据医师表示，他不会有儿子了……

富兰克林先生的眼神从劳拉身上，转向在奶妈怀中啾

呀作声的开心婴儿。

两个女儿……劳拉是个可爱的好孩子，新生的宝宝长得也好，她的到来可谓熠熠生辉，但男人想要的是儿子呀。

查尔斯——金发的查尔斯甩头欢笑的样子何其迷人，他是如此地俊秀、聪明伶俐，如此地与众不同，为何死去的孩子不是劳拉……

他突然与长女四目交接，苍白的小脸上那对悲愁的大眼，富兰克林先生因罪恶感红了脸。他在胡想什么？

说不定孩子猜中他的心事了，他当然也爱劳拉……只是……只是，她永远不可能成为查尔斯。

安杰拉·富兰克林靠在丈夫身上，半闭着眼对自己说：“我的儿子，我漂亮的儿子，我的至爱……我仍无法相信，为何走的人不是劳拉？”

安杰拉丝毫不觉得罪恶，她比丈夫更坦率直接；不矫饰自己的需求，她坦言自己的第二个孩子，她的长女，永远不会、也不可能比儿子重要。与查尔斯相比，劳拉是个十分败兴的孩子：她死气沉沉、乖巧规矩、不造乱，却缺乏……怎么说呢，缺乏个性。

安杰拉寻思：“查尔斯……没有什么能弥补我失去查尔斯的痛。”她感觉丈夫按着她的手臂，便睁开眼睛，她得专心参加仪式才行。可怜的亨森先生，声音怎会如此难听啊！

安杰拉怜惜地看着奶妈怀里的宝宝，一个小到连“宝宝”这个名称都嫌过大的孩子。

原本香睡的宝宝眨呀眨地睁开眼了，好清亮的蓝眼，就像查尔斯的那般，而且她还快乐地呀呀出声。

安杰拉心想：“那是查尔斯的笑声。”一股母爱油然而生，她的宝宝，她心爱的亲生骨肉。查尔斯殇逝的阴影，首次遁入往昔中。

安杰拉看到劳拉阴郁悲伤的眼神，不免好奇地想：“不知道那孩子在想些什么？”

奶妈也意识到笔直静立在身旁的劳拉了。

“这么安静的孩子，”她心想，“我觉得太过安静了，一般小孩哪会如此沉静、规矩，大家都没把注意力放在她身上，没给她该有的疼惜，不知现在……”

亨森教士就快进行到最令他紧张的步骤了，他很少施洗礼式，若牧师在就好了。亨森看到劳拉忧郁的眼神与严肃的表情。好个乖巧的孩子，不知她心里想些什么？

亨森和奶妈不知道，阿瑟和安杰拉·富兰克林也都不知道。

不公平……

噢，太不公平了……

妈妈疼小宝宝，就像疼查尔斯一样。

不公平……

她恨小宝宝，恨她、恨她、恨她！

“我希望她死掉。”

劳拉站在洗礼盆前，耳中尽是庄严的圣词，然而比圣词更为清晰真实的，却是那犀利如字的念头：“我希望她死掉……”

奶妈轻推劳拉，将宝宝交给她，低声吩咐：“小心唷，把妹妹抱稳，然后交给牧师。”

劳拉也低声回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劳拉低头望着怀里的婴儿，心里想着：“假如我松手让她掉下去、摔在石地上，她就会死了吗？”

坠在灰色坚硬的石地上。可是婴儿不都包得很……很厚实吗？问题是，她该这么做、敢这么做吗？

劳拉犹疑着，时机晃眼即逝，宝宝已到了紧张兮兮的亨森教士手上了，他真的没有牧师的老练沉稳。亨森正在询问受洗者的姓名，并跟着劳拉复诵。雪莉·玛格丽特·伊夫琳……水自宝宝的额上落下，小宝宝没哭，只是咯咯发声，仿佛发生天大的趣事。教士戒慎地亲吻宝宝额头，因为牧师向来会这么做，然后才松口大气地将宝宝交还给奶妈。

洗礼结束了。

第一部
劳拉-1929

第一章

站在洗礼盆旁边的孩子，静敛的外表下酝酿着日益高涨的抗拒与苦恼。

自查尔斯死后，劳拉一直暗自希望……虽然她为哥哥的死感到悲痛（她以前真的很喜欢查尔斯），但悲伤却逐渐被强烈的渴求与期望淹没。俊秀迷人、个性开朗的查尔斯在世时，集三千宠爱于一身，劳拉觉得那很正常，也很公平。她向来安静鲁钝，又是个紧接着老大后出生的、往往较不得人疼的老二。父母待她不错，也颇关心，但查尔斯才是他们的心肝。

有一次，劳拉不小心听到母亲对来访的友人说：“劳拉

虽乖，却太无趣了。”

她只能绝望地照单全收。劳拉确实是个无趣的小孩，她矮小苍白，不会说话逗乐大家——查尔斯就很厉害。她乖巧，不给任何人添麻烦，但觉得自己一点也不，而且永远也不会，重要。

有一回她对奶妈说：“妈妈偏心，比较爱查尔斯，不爱我……”

奶妈立即驳斥道：“说什么傻话，哪有这回事，你妈妈两个都爱。她总是很公平，做母亲的每个孩子都疼。”

“猫咪就不是那样。”劳拉想到最近刚出生的小猫。

“猫是动物，”奶妈避重就轻地说，“而且别忘了，上帝爱你。”

劳拉接受这个说法，上帝爱你，他非爱不可。然而劳拉觉得，就算是上帝，大概也最偏爱查尔斯吧……因为创造查尔斯的成就感一定高过于创造她。

劳拉安慰自己：“当然了，我可以最爱自己，我可以比查尔斯、妈妈、爸爸或任何人都更爱我自己。”

从这次之后，劳拉变得愈发苍白、安静、客气，乖巧到连奶妈都觉得不安。奶妈私下跟女佣说，好怕劳拉会“夭折”。

然而，夭折的竟然是查尔斯，不是劳拉。



“何不让那孩子养只狗？”鲍多克先生突然建议他的老友，劳拉的父亲。

阿瑟·富兰克林一脸错愕，因为他正兴高采烈地跟鲍多克辩论改革问题。

“什么孩子？”他不解地问。

鲍多克用他的大头朝劳拉的方向点了点，她正安静地骑着小脚踏车，在草地边的树林间穿梭，无所谓欢乐，也从不做危险的动作。劳拉是个小心翼翼的孩子。

“干嘛让她养狗？”阿瑟问，“狗很麻烦，总是满脚沾泥地跑进屋里，弄脏地毯。”

鲍多克像在讲堂上似的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气说：“狗有提升人类自尊的神奇能力，对狗而言，主人即是它崇敬的神，且不仅崇敬，套句现代的颓废说法，还爱得不得了。

“大部分人养狗，是因为狗让他们觉得尊贵、有权势。”

阿瑟说：“哼，你认为那是好事吗？”

“几乎不能算是，”鲍多克说，“但我心软，喜欢看别人开心，我希望看到劳拉快乐。”

“劳拉快乐得很。”劳拉的父亲又说，“反正她已经有猫了。”

“算了！”鲍多克表示，“那根本是两回事，如果你肯

用点心思就会明白了。你的问题就在这儿，你从不思考，听你刚才对改革时期经济条件的看法就知道了，你真的认为……”

两人重拾舌战，辩得不亦乐乎，鲍多克更是高谈阔论。

然而阿瑟·富兰克林的心中却留下了阴影，当晚他走进妻子房间，突然问正在换装的妻子说：“劳拉没事吧？她过得还开心吗？”

安杰拉用美丽的蓝眼睛瞪着他看，那对眼眸和查尔斯一模一样。

“亲爱的！”她说，“当然了！劳拉向来很好，不像大部分的小孩会乱发脾气，我从来不必为她操心。她各方面都很满足啊，我们真运气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安杰拉扣起项上的珠链，突然问道：“怎么了？你今晚为什么问起劳拉？”

阿瑟·富兰克林含糊地说：“噢，鲍弟……说了一些话。”

“哦，鲍弟！”富兰克林太太好笑地说，“你知道他是怎么样。他就是爱找碴。”

几天后，鲍多克因故来吃午饭，众人离开餐厅时，在走廊上遇见奶妈，安杰拉·富兰克林故意拦住奶妈朗声问：“劳拉小姐还好吗？她健康快乐吗？”

“噢，是的，夫人。”奶妈笃定且有点不悦地说，“她是

个非常乖巧的小女孩，从不调皮捣蛋，不像查尔斯公子。”

“原来查尔斯会给你惹麻烦哪？”鲍多克问。

奶妈毕恭毕敬地回道：“先生，公子和一般男孩一样，总爱闹着玩！他慢慢大了，不久就要上学了。这年纪的男生总是精力十足，不过他的消化不太好，背着我吃太多甜食了。”

她露出宠爱的笑容，摇着头继续前行。

“奶妈还不是疼他疼得要命。”众人进入客厅时，安杰拉说。

“显然如此。”鲍多克意味深长地说，“我觉得女人都是傻子。”

“奶妈才不傻——差得远呢。”

“我不是指奶妈。”

“说我？”安杰拉瞪他一眼，但并未太凶，毕竟他是知名而特立独行的鲍多克，放肆点无妨，其实这也是他可爱的一点。

“我在考虑写一本关于第二个孩子的书。”鲍多克说。

“天哪，鲍弟！你不会想鼓吹只生一个小孩吧？我觉得怎么看都不妥。”

“噢，十口人的家庭若能健全发展，好处当然不少，分担家事、兄姊照顾弟妹等等，大家各安其位。提醒你，小孩一定得做事，不能让他们闲着。这年头大人跟傻瓜一样，